



「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之展題介紹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黎志添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的思想一直是中國傳統文化深層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中國人解釋天地萬物的理論框架。《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根據道的思想，天、地、人乃至萬物，皆由道氣而生。《〔老子〕想爾注》曰：「道氣常上下，經營天地內外。」

一、道教之道

所謂「道教」，簡而言之就是建立在道的本意之上而推行的教化。上古以來，聖人以神道立教，推行教化，移風易俗，陶鑄民彝，故《易經·觀卦·彖傳》稱「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事實上，中國宗教的基本內涵始終不離祭祀鬼神與拜天敬祖。

對道教來說，敬事鬼神之道與以道立教的宗旨並無扞格不入之處。公元二世紀（東漢末），天師張（道）陵在巴蜀漢中地區宣稱太上老君授其「正一盟威之道」，從而開始「以鬼道教民」，以善道化民。張陵天師創立了具有獨立教團、教制和儀軌的五斗米道（又稱天師道），這是道教作為制度化宗教之肇端。

天師道所行教化的重要一點，是要求道民到所屬之天師治（相當於西方宗教的教區）向天師道士繳納五斗米（或稱天租米）。五斗米的宗教本義是說：「五斗米正以奉五帝，知民欲奉道之心。聖人與氣合，終始無窮，故聖人不死。世人與米合命，人無米穀則應餓死。以其所珍奉上幽冥，非欲須此米也。」根據這一信念，道民供奉五帝或太上老君之目的乃在與道氣合。因此，道教的宗教內涵又是與無名無狀的道及其道氣所生的天地萬物相結合。

道教相信上天的天真神明都是道之氣，由「道」因應世人所感、所求，而作出各種各樣的神像，正如《赤松子章曆》明言：「官將及吏兵人數，悉道家三氣應事所感作也，非天地生人也，此精誠發，因物致感，所以氣作而成吏兵也。」道士在章奏上天神明護佑的齋醮科儀中所請求的天官將吏，乃由道氣變化生成的。因此，無論是太上老君，還是太上丈人、

天帝君、九老仙都君、九氣丈人、千二百官君等等，諸凡天真神明皆由那深不可測的「道」化生出來的道氣，應事所感作而已。

明白這種「道化道氣」的神學理念，我們便無需將道家與道教分判出來，反之更應體會到，道的思想與實踐中的道教二者之匯通與接合。

二、書齋之齋

此次道教文物展之主題「書齋與道場」，正是由上述有關道的思想與道的宗教實踐相匯通的見解生發而來。早期天師道的道民宗教修行皆在家裡設置的「靜室」中進行，道民上章朝神的宗教生活稱為「入靜」。文人的書齋，也是一處須要閑靜專精的修持地方，是以書房又名「書齋」。南朝劉宋時期道士陸修靜在《洞玄靈寶齋說光獨戒罰燈祝願儀》解釋「齋」之意說：「夫齋當拱默幽室，閉固神關，使外累不入，守持十戒，令俗想不起，建勇猛心，紱修十道行，堅植志意，不可移拔，注玄味真，念念皆淨，如此可謂之齋。」

念念皆淨，方謂之齋。這種齋的觀念恰恰在中國文人的藝術創作中體現出來——創作者本著一顆虛靜澄明之心，與作品心神相會，這樣，書齋中的文人之境界便與大道融為一體，與天地萬物物我兩忘。



王羲之類上本《黃庭經》明拓本（II：02）

三、道教與藝術

在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雖然藝術作品的審美價值逐漸從古老的宗教範圍掙脫而取得自我的獨立性，但是無可否認，宗教是藝術的源頭之一。若要更好地把握藝術作品中的審美取向，那麼觀賞者最好追溯它自身的宗教根源。由歷代中國文人書法、陶瓷、繪畫、雕刻等藝術作品可見，道教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和「恬淡寂寞虛無無為」的精神意識，無不深刻引領著中國藝術創作的發展，影響著歷代文人打破傳統的模式，開創新的藝術表現方法。

以此次道教文物展展出的一件漢代灰陶博山爐（Ⅲ：01）為例。博山香爐原是使用在祭祀儀式中，它「經常做成峰巒疊嶂、珍禽異獸的造型，熏香時青煙就從孔隙中嫋嫋飄出，在爐體四周繚繞，造成山景朦朧，群獸浮動的效果，宛若仙境，仿佛傳說中的海上仙山『博山』，故而得名。」Lothar Ledderose的研究就指出：博山香爐這種環周山巒的造型和海上仙山的意境，影響和推動後來文人畫家在創作山水畫時，形象地描繪「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之山水感受。也就是說，漢代博山香爐給予魏晉時期興起的文人山水畫以藝術的靈感與啟發。¹

四、書之氣必達乎道

此次展出東晉著名大書法家王羲之（303-361）的〈蘭亭序〉（宋拓本）和《黃庭外景經》（明拓本）二幅書法（Ⅱ：06、07），在中國書法史上鼎鼎大名，作品內在蘊涵之「道」卻少為人知。王羲之家族世奉天師道，其道教信仰往往體現於其書法創作中。他在〈記白雲先生書訣〉中說：「天台綠真謂予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道，同混元之理。七寶齊貴，萬古能名。」秉著這一理念，王羲之在創作中力圖達到與道合一。對於天師道道民王羲之來說，書法創作既是藝術表達，更是宗教體驗。

梁朝著名道士，同時也是書法家、書法理論家的陶弘景（452-536）在《真誥》卷一〈記仙書〉中，指出書法的特徵是「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像。」這其實就是道祖老子所提出「道」的中心思想。仔細觀察此次展出據傳為陶弘景所作的〈瘞鶴銘〉（清拓本）（Ⅱ：08），頗能發現陶弘景所歸納的這種書法中的道氣。

道教的符籙可治病鎮邪，驅鬼召神，其狂奔宣泄的書寫風格對中國書法亦多有影響。唐代書法家張旭的狂草，正是受道教宇宙觀及道教符籙之影響，方有此大開大合之氣象。直至宋朝，蘇軾、黃庭堅等文人的書畫藝術也常從道教符籙中獲得啟發。

五、陰安陽樂

自古以來，道教的齋醮科儀一直在中國人社會裡，為大多數民眾在整合生死禍福、超越苦難的人生終極問題上，提供解脫的方法和答案。道場所行齋醮儀式中常用的神像、法器、經書與科本，道教葬禮上所刻的石碑和陪葬冥品等，回應著人間凡世由種種苦難禍福而起的種種祈願和救苦的祈求。

許多東漢出土的墓券文（或稱鎮墓文）祈願以朱墨書「謹以鉛人、金玉，為死者解適（適），生人除罪過」的文字，其中鉛人是代替死者本人在陰間服役受過的，目的是替死者解適，為生人除罪。²正如一些學者，例如Anna Seidel（索安）的〈從墓葬的葬儀文看漢代宗教的軌跡〉（1987）所指出，公元二世紀漢代鎮墓文反映出來的宗教觀念其實是與早期天師道有密切關聯的。³此次展出六件東漢時期的出土墓葬文物，有書於木牘、木簡和鎮墓陶瓶上的鎮墓文，用於解厄辟邪的黃神銅印，及放置於鎮墓陶瓶內的鉛人，可說是為東漢人的死亡觀念與宗教信仰作一生動的注腳（Ⅰ：02、07；Ⅱ：04、05；Ⅲ：01、02）。

自漢末天師道以來，道教齋醮科儀傳統特別重視解除亡魂生前的罪過和冤結，為他們懺悔、請求赦罪，令其安穩於陰間，好讓陽世的後人不致受到注連。這種「陽安陽樂」的宗教關懷，還體現在為生者營造一個令人嚮往的天界。此次文物展展出兩對宋代陪葬用的鎮墓瓶（一般民間多稱「龍虎瓶」）（Ⅱ：06、07）。龍虎瓶成對出土，裝飾繁複，題材豐富，有日月祥雲、瑞獸吉禽，神仙人物等，並共處一個多層次、動態的立體空間，營造出一個令人嚮往的道教天界仙境。

六、道教歷史片斷

文物猶如松脂琥珀，凝固著歷史的瞬間。今次展出的一件件道教文物，便是這樣凝固了道教近兩千年的歷史片斷。

此次文物展的漢代文物有「嘉祥武氏墓群孔子見老子畫像石拓本」（Ⅱ：01）、「王氏神人畫像銅鏡」（Ⅰ：04）、「西王母畫像石拓本」（Ⅱ：02）、「四靈金飾片」（Ⅰ：05）、「尚方四神規矩紋銅鏡」（Ⅰ：03）等，後世道教的思想主題在這些漢代文物身上都一一可尋。

至於直接與晉唐時期道教發展有關係的展品有：

1. 西晉時期的「釉陶持供物立俑一組三件」（Ⅲ：04）。我們從立俑的衣著和所持的信物推斷，它表現的是道士奏章上天神明時的儀式動作。
2. 「唐玄宗南嶽投龍簡清末拓本」（Ⅱ：09）。投龍儀是向天、地、水三官表達削罪祈福之願的道教祭禱儀式。公元738年的生日當天，唐玄宗派道士到南嶽衡山設投龍儀，本次展出「唐玄宗南嶽投龍簡清末拓本」就是這次道教儀式中所用的文簡。簡文開篇便稱：「大唐開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誕，夙好道真，願蒙神仙長生之法。」
3. 「（明朝）北極驅邪院銅印」（Ⅰ：10）。道教法印運用在劾鬼、驅邪、治病、解厄、祈晴求雨等目的之法事中。宋明以來新興道教法派發展出各種驅邪治病之法，有北帝符法、天心正法、神霄雷法、酆嶽地祇法等。「北極驅邪院」專門掌判召鬼劾鬼、辟邪禳禍之事，則此方銅印也主為驅邪劾鬼之用。
4. 「（明）真武銅像」（Ⅰ：09）。明成祖朱棣大力推行奉祀真武帝，在北帝修煉和顯聖之地武當山大事規模地修建宮觀，並把真武提升至明朝國家保護神的崇高神格地位，

真武信仰遂推至全國。今天我們仍然可以看見豐富和多姿彩的屬於銅雕、玉雕、石雕和繪圖的真武神像，它們見證了明代真武崇拜的盛狀。

七、全真叢林之重寶

坐落在北京西便門外的白雲觀，從唐玄宗開元29年（741年）始建算起，已有一千二百六十多年歷史。元太祖19年（1224年）此觀歸全真教主邱處機（邱長春）及其弟子住持。此次展出白雲觀所藏「長春真人道行像軸」（IV：20），講述的便是邱長春西行謁見成吉思汗「一言止殺」的歷史故事。長春真人於白雲觀羽化後，白雲觀幾經修葺，在清初成為全真教龍門派最著名的叢林宮觀。此次由北京白雲觀借出的十七幅明末至清代道教神像畫軸（IV：01-17），展示了全盛時期白雲觀的風貌。殊為難得的是，此乃北京白雲觀海外借展道教文物數量最多的一次。

十七幅道教神像畫包括道教至高三清尊神，斗姆與碧霞元君，雷祖與雷部眾元帥及天將等。道教「三清」尊神體系之建立可說經歷了較長的發展過程，象徵著魏晉南北朝天師、上清、靈寶等道派在道教最高尊神的觀念上的統一，最終形成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及道德天尊（太上老君）的道教三清尊神系統。

至於雷祖與眾雷部元帥神將的出現乃與北宋末年神霄、清微等新道教法派形成有關。由於這些道派特別崇尚雷法，道教的神系始增設雷部，以雷聲普化天尊為首，統領各級神將。雷部的職能，亦不限於催雲助雨，更主天之禍福，持物之權衡，掌物掌人，司生司殺，其刑殺之功用自宋以來尤為強調。

八、廣東道教

此次道教文物展另一特色是展示與地方道教歷史有關的廣東道教文物，展品包括清代廣東羅浮山沖虛觀和佛山萬真古觀的全真教道士的尊像軸（IV：23-27）、潮州府道觀擺設供奉的木雕神像和道場中使用的木雕法器（V：01-04），以及廣東佛山著名的石灣窯出品的道教神仙和人物造像（III：12-17）。

廣東道觀在唐代時期已見創建，例如在廣州和惠州的兩座玄妙觀及羅浮山沖虛觀（宋以前稱都虛觀）在唐代已經有道教活動記載。及至清代康熙至乾隆初年，全真教龍門派開始傳入廣東地區並傳播開去，儼然成為廣東境內道觀與道士之間新的發展主流。⁴不僅如此，從清中葉迄光緒年間（1875-1908），全真教龍門派在廣東省境內的發展情況一如羅浮山酥醪觀住持陳銘珪（1824-1881）所稱，其時「今粵東羅浮及會城諸道觀詢其派，又皆全真也。」⁵廣東各地道觀以羅浮山全真教龍門派為宗的狀況，亦延續至民國時期。

此次道教文物展共展出佛山市博物館的五件廣東全真教道士尊像軸。這批全真教道士尊像軸是首次在中國大陸以外

地區展出，非常珍貴。其中以清初廣東第一位全真教住持道士杜陽棟（字鎮陵）的尊像最有歷史和藝術價值（IV：23）。陳伯陶（1855-1930）的〈羅浮補志述略〉（1920）稱杜陽棟，「字鎮陵，濰縣人，入道於靈山乾元宮。康熙庚午（二十九年，1690）來遊羅浮。戊寅（康熙三十七年，1698）為沖虛觀住持。」⁶

本次展出的杜陽棟尊像是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的作品，畫中杜陽棟身穿青色道袍，腰圍金線腰帶，頭結圖髻，鬚鬢俱白。左手執如意，右手放在膝上。腳穿白底花履，端坐於交椅上，椅帔為紅地金線纏枝花紋。畫中杜陽棟神情嚴肅，目光炯炯，正視前方。無論是從地方道教歷史還是藝術作品的藝術手法，杜陽棟及其他全真教道士的尊像都是極有研究價值的。

結語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與香港道教聯合會聯合籌辦「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經年，目的旨在藉著此次展出的與道教文化相關的文物，展示出道教文化豐富而多樣的宗教和藝術內涵。我們希望藉著所展出的道教文物，增加觀賞者對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歷史、實踐和思想的知識與認識，從而能進一步理解這一國人長達兩千年歷史的宗教信仰世界。

本次展出近百件展品，精選自北京白雲觀、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市博物館（祖廟）、中文大學文物館及本港公私收藏，年代跨越漢、魏晉直至現代。展品類別囊括了神仙畫像、金石陶瓷、銅器木雕、書法拓本及經籍科本等藝術形式。

由於籌備時間與資源有限，我們希望觀賞者諒解文物展各樣不足之處。如果近百件文物能令觀賞者認識文物中的道教，道教文物中的中國文化，乃至加深對中國人宗教心靈世界的認識，此乃主辦者最大的冀望與榮光。

1. Lothar Ledderose, "The Earthly Paradise: Religious Elements in Chinese Landscape Art," in Susan Bush and Christian Murck, eds., *Theories of the Arts in Chin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5-183.
2. 參劉昭瑞：〈論考古發現的「解注文」〉，收入氏著《考古發現與早期道教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頁12-38。
3. Anna Seidel, "Traces of Han Religion in Funeral Texts Found in Tombs," 收入秋月觀暎編：《道教宗教與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頁39-41。此文的中文翻譯——〈從墓葬的葬儀文看漢代宗教的軌跡〉，見《法國漢學》第七輯（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118-148。
4. 黎志添：《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58。
5. 清·陳銘珪：《長春道教源流》，卷7，《藏外道書》第31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頁137。
6. 陳伯陶：〈羅浮補志述略〉，收入陳璉撰，陳伯陶補：《羅浮山志補》第4冊，民國9年（1920年）增刻四冊線裝，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圖書館藏，頁23。

先天道重要文獻《雲城寶籙》的著作年代及其價值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王見川



《雲城寶籙》書影（游子安教授提供）

大約在十五年前，我經由林萬傳先生的介紹，拜訪了台灣先天道的長者郭石麻老先生。郭老不僅熱切招待我，也允許我參觀他的藏書。在閒談時，他提及了《雲城寶籙》，引起我的注意與追問。他從容地從抽屜拿出該書來，並慷慨地贈予我。當時一閱，覺得此書內容，頗多與清代檔案所記相符，參考價值甚大，但因他事纏身，除在《台灣的齋教與鸞堂》約略言及，和於《台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中附一張此書書影外，¹並未深入研究、分析。此次應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邀請訪問，並參加「先天道歷史與現況研討會」²，得便攜至香港研讀。以下是以當時研讀《雲城寶籙》的心得為基礎寫成的報告，提供同好參考！

一、現存的《雲城寶籙》及其著作年代

目前手頭所有的《雲城寶籙》是抄本，分別是卷一、卷三、卷四，缺卷二。卷一正文前附民國十九年楊道增、魏運鐸、永煥和永清三序。其中楊道增的序提及此書由來：

……此前清之季，天降五老，洪開普渡，廣濟原良，鍊雲城於溷地，著寶籙於別山。當時金母降壇，玉帝臨軒，諸佛侍衛，天人交接。五老奉天命秉筆侍書，著條規四八章，衍薪傳十六字。闢旁糾魔，助正人心，幅成四卷，字言數萬，額名曰：《雲城寶籙》……斯寶籙闡天人之真諦，建修證之良模，發瑤池之秘文，引西方之捷徑……惜乎，五老手成是書之日，魔風大作，未獲廣佈人間，嗣以承道統諸先師或為年所限，或為時所阻，以致墨編高擱深藏，殊令超絕利益之全書湮沒於數十年而未彰明，良可惜也。增忝列佛門，愧膺重寄……深見夫三期已迫，收圓在即……爰由川攜歸寶卷，囑魏君國卿、鄧君仙逢沐手照抄。又囑浦君福山、熊君曉峯校對，付之割剝，頒佈天下。……中華民國十九年歲次庚午十一月二日楊道增序於雲城古地萬全內總南窗之下。³

這個保存《雲城寶籙》的楊道增，對照該派《祖派源流》（1936）記載，名叫楊靜安，號希如，道增是其法名。民國十八年陞任先天道萬全堂派「副辦」（副領導）、十九年（1930）「掌道統」。⁴由上述可知，《雲城寶籙》自成稿後，因種種因素，並未出版、流通，其稿一直由先天道派下領導者收藏，迄民國十九年才由初接「道統」的楊道增命門人予以刊布行世。筆者受贈的《雲城寶籙》係根據民國十九年刊本抄錄。

當時，楊道增等人出版《雲城寶籙》時，在正文之前加了三序外，又加上五老、金祖、水祖、楊道增的「聖像」及「像讚」。

正文卷一，首列普度規條，次敘諸神及內五行，其文云：

總理天下普度收圓無極宮瑤池金母評定

總理天下普度收圓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評定

協理天下普度收圓玉清師相金闕化身蕩魔天尊參考

協理天下普度收圓玉清內相金闕選仙純陽孚佑帝君參考

協理天下普度收圓玉清上相三界伏魔大帝神武選鎮天尊

協理天下普度收圓玉清上相兼管斗牛宮樞密總統三界文衡七

曲文昌帝君

南無大慈大悲尋聲救苦觀音古佛贊理

崑崙闡教玉樞門下策轡神君黃龍真人贊理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護法

雲城斗牛宮主壇傳宣

奉命後天陰陽內務辦雲城書侍依
遵法清依子膳錄

其後是〈無極四字真言〉以及瑤池金母、雷祖等上述諸神的訓諭。這些指示，談到幾個重點：

1. 「雲城」聖地及其律規。
2. 定下普度傳道設計與組織：內五行、十地之意義、職掌與聯絡。
3. 劃分清朝治下十八行省為十大教區。
4. 講教中階級：（證恩、引恩、保恩、頂航）的數目、職掌意義及條件。
5. 解釋堂中規戒的含義。
6. 強調外功宜廣、篤、恒、正、真以及內功須定、靜、安、虛等的性質。

其中提到教中聖地雲城所在及十大教區是這樣：

總（部）	護（衛）
四川	陝甘
雲南	貴州
江南	江蘇
江西	安徽
長沙（湖南）	衡州、常德、巴陵
河南	直隸
山東	山西
廣西	廣東
浙江	福建
雲城（湖北）	武昌、荊、宜、襄陽

至於其教中在眾生、天恩以上的階級以及相應人數是：頂航、保恩合計108人、引恩412人、證恩480人。⁵十大教區的負責人皆為頂航，他們的地位與內五行同等，只是功能、角色不同。這些負責人與雲城的聯絡，若不是親自前往就是透過送信人，將訊息帶至雲城。

相對於此，《雲城寶籙》卷三收錄諸神在十月、十一月以及冬月的降乩記錄。這些乩示大部份是諸神給內五行的指示與訓詞。其中重點在說明法、精的權威及其由來，以及葛依玄、

周位倫「亂道」的情形。其中敘述涉及幾個主題，值得注意：

1. 先天道祖脈傳承。
2. 提到道中有一部「無極天書」，分上、下卷，名叫《集賢寶傳》。
3. 講述陰陽五行盤口之事：即議定先天五行「水火木金土」（法精成秘道），後天五行「玄微專真、溫良恭儉讓」排序。
4. 言及先天道「法精成秘道、玄微專果真、致得上天庭」乃無生老母口授之事。

至於《雲城寶錄》卷四主要內容在批評葛依玄、周位倫與分配教中領袖傳教區域。

介紹完《雲城寶錄》的概要，接著我們想談一談此書的撰寫年代。究竟是不是如楊道增所言是先天道五老在道光年間的扶乩產物。

在《雲城寶錄》中並未出現具體年代，但卷三、四寫成的時間，有所標明。其中卷三是十一月初三日子初三刻開始降乩，中有冬月二十八日刻、冬月初二刻、十六日刻降乩，最後降乩是冬月二十九日子刻。而卷四是五月十三日午刻開始降乩，十二月午停筆。需要說明的是，卷三並非每日降乩，而卷四前半段不定時降筆，後段是每逢三、六、九日扶乩所成，其中雜有一小段「癸卯十二月十五日午二刻」降乩記錄。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卷四提到「癸卯」及「甲辰年正月元旦己刻」降乩。究竟這個癸卯或甲辰年是在何年？又到底《雲城寶錄》何年撰寫呢？該書卷三、四有些記載，提供線索：

1. ……吾乃天曹三官、地曹三官、人曹三官……吾奉上帝命，來此紫微堂。（卷三，頁18）
2. ……主壇曰：此《集賢寶傳》已抄來了，可存孟家巷壇……（卷三，頁21）
3. 克立，你明日去辦罷，就是太元記，萬賢來，即取太和棧……（卷四，頁17）
4. ……彌勒曰：十地缺人，怎麼收圓。現有彭依法、林依秘、陳依精保有余合亭，本名德全。男兒命純陽賜他克明名字，頂辦浙閩、又徐持恒頂辦兩廣，又范臻頂辦江西。（卷四，頁27）
5. ……於今將余德全頂葛依玄分位去辦，大屬便事。但十地非五行齊作保不能。此回不比上年春暮之事……這一回不是保葛依玄故事……（卷四，頁27）
6. 這余合亭即定他的後五行罷。彭依法……你可叫他於初十新正起行……你叫他初八日在洗馬池道場領訓罷……（卷四，頁29）
7. ……真武大帝曰：哈哈，好個胡克煌，一貌堂堂，須知佛法不輕談……（卷四，頁36）⁶
8. ……茲值王法當權、佛法未顯，應宜檢密隨行，暗釣賢良……（卷一，頁18）

以上八則引文中的人：葛明智、余克明、范臻、徐持恒；余克明往浙閩開道及周位倫天書事件、地：洗馬池、孟家巷，俱不見先天道各派的記載，所以很難偽造。有意思的是，這些記載和文中出現「王法當權、佛法未顯」等語句，都可在道光二十五年官方的查辦奏摺（如《川匪奏稟》等）中找到印證。⁷由此可知《雲城寶錄》最晚在道光二十五年即已成稿。

另從余克明、胡克煌的例子，可進一步確定該書著作年代。《川匪奏稟》提到余克明已於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在籍病故，而胡克煌則在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去世。⁸對照上述可

見，《雲城寶錄》卷四大致著於道光二十四年五月至十二月。至於卷三提及的紫微堂、孟家巷壇，根據檔案，是在道光二十三年二月之後所立，而洗馬池則在同年十二月設置，⁹結合上述，可見《雲城寶錄》卷三是在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所作。依此可知《雲城寶錄》中的癸卯是指道光二十三年，而甲辰年是道光二十四年。

二、《雲城寶錄》的價值

既然《雲城寶錄》的著作年代大致確定，那我們要追問的是此書有何價值？個人認為這部書的價值有幾處：

1. 反映葛依玄的重要性與事蹟

在道光以後先天道的文獻，提到葛依玄都是負面的敘述，但也承認他曾當過先天道的領導者。以往，學者馬西沙、淺井紀、莊吉發等人發掘的檔案，顯示葛依玄的道光二十五年前的事蹟是這樣：

葛依玄，湖南寶慶人，遷居四川宜賓，後過繼給郭姓為繼子，改名郭建汶，歸宗後叫劉儀順。道光二十三年與陳汶海、李一元碰面，在湖南扶乩定下「元秘精微道、法專真果成」字派中，為教中領導者，內五行之首。後因陳汶海藉扶乩另定字號為「法精成秘道」、「玄微專果真」，將他放在外五行。葛與其等不合，不知所蹤。道光二十四年與劉漢忠在重慶謀畫起事。¹⁰

幾年前，武內房司關於劉儀順的文章，提供一則新檔案資料：

我現在九十歲，原籍湖南寶慶府，遷居四川宜賓縣。父親叫劉祥瑞。後被郭家領養為義子，母親伍氏，上有一兄。我原叫郭建汶，歸宗後改名劉儀順……三十七歲時在宜賓碰到遊方算命師楊光明。因楊說其福命非凡，勸他入教，即拜其為師，法號依元子……後潛行各省佈教……傳徒江西黃公名、浙江姚起輝、湖北彭超凡和漢陽王德英……¹¹

這是劉儀順在同治七年被捕時供出的供詞。當時他年紀九十。依此來推算，劉儀順生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嘉慶二十年（1815）入先天道。若如此，那劉儀順在先天道輩份頗高，遠在十三祖楊守一、徐繼蘭之前入道，可見不是他的年齡有問題就是其入道時間有誤。

雖然如此，劉儀順的供詞，還是值得注意的。如他說：彭超凡、王德英是其徒，即可在《雲城寶錄》中找到印證：

1. 哈哈，葛依玄等，也就有七分合意，人心可謂和矣。更得武昌別立外總，通遠九州。哈哈，六萬餘年事可成，何愁魔子暗相侵。德英縱有飛天藝，不識雲城幾萬層。哈哈。依玄魔天下，德英魔依玄。（卷四，頁2-3）
2. ……老母曰：哈哈，你們諸佛總說葛依玄功大，我看起來，功則毫無半點，過則積有千端。北南湖裏調明賢，不是超凡莫展。彭超凡你說葛明智這魔障在兩湖辦事，不是你超凡，他辦得甚麼。哈哈，這等人，功則歸己，過則歸人。你們想想這宗人都可以做得開關天地的教主……（卷四，頁28）

對照檔案的記載，葛明智是葛依玄的別名，¹²而德英則是王德英。這二個記載，非常重要，反映一些訊息：一是彭超凡曾經是葛依玄的重要助手；二是葛依玄辦道成績頗為凸出；三是王德英對葛依玄有極大的影響力。以往，學者大都認為葛依玄受到周位倫影響，背離陳汶海、彭超凡等的先天道。對照此記載，左右葛依玄，採取與陳汶海、彭超凡等不同路線，主要是王德英而不是周位倫的影響。若從其他資料來看，葛依玄支持周位倫主要是二人理念相近，都相信天機，而彭超凡、陳汶海則不談天機，專講性命工夫。

此外，照《雲城寶錄》記載，葛依玄曾經接受老母吩咐「掌天地人三盤大事」，是「收圓教主」，也就是說他曾是道中公認的教主。後因殺孽太多，殺氣橫生及不遵祖謨訓被剝奪領導權。

2. 提供陳汶海、彭超凡、林依秘的新動向

關於陳汶海，以往的研究，根據檔案記載，知道他是楊守一弟子，在道光八年（1828）教案中捕，發配回疆。後因參與平定張格爾之亂有功，被釋回。他在道光二十二年—二十五年間頗為活躍，積極傳教，曾任「公大爺」，¹³而先天道書則說他「道光癸卯年雲宮大定章程，多屬贊理」，稱他為「活孔明」。¹⁴

根據《雲城寶錄》，陳汶海法號陳依精，確被諸神譽為「活孔明」，他在道光二十三年於湖北漢陽「雲城」扶乩定「普度規條」時出力頗多，一度被舉為「大總持」（領導），後卻退居彭超凡之下。這是為什麼？《雲城寶錄》提供答案：

你本吾門大總持，只因明智要顯馳，故將爾壓明高聳……¹⁵

由此可知，為了對付葛依玄，先天道高層只好委屈陳汶海，重用葛依玄得力徒弟彭超凡，由他就任道中總持（領導），穩住道眾。另《雲城寶錄》說陳汶海「二十餘年德行深、昔日聚談川渭北，今日攜手雲城」¹⁶，可知陳汶海在道光初年入道。至於彭超凡，《雲城寶錄》記載，他曾是葛依玄重要助手，後在雲城扶乩中成為道中領導的事實，而林依秘則是雲城扶乩早期的乩手（後期的扶乩者是安依成），豐富了大家對二人的認識。

3. 確定先天道祖脈中的「白馬」名字

《雲城寶錄》第三個價值是提供先天道中「白馬」七祖的名字。以往，學界和先天道有人認為先天道的「白馬」七祖，指的是懷讓馬祖道一，有的則說明白玉蟾、馬丹陽。在《雲城寶錄》中明確言及道中祖脈：

達摩禪師、神光禪師、普庵禪師、曹洞禪師、黃梅禪師、慧能禪師、丹陽、玉蟾二祖、羅八祖、黃九祖、吳十祖、何十一祖是也。主壇曰：明日老母、玉帝交此陰陽盤口……男兒林依秘，頂雲城主壇袁志謙……¹⁷

由此可見，至少在先天道五老時期認定道中七祖是白玉蟾、馬丹陽，而當時扶乩的主壇是袁志謙。也就是說林依秘假扶乩藉袁志謙之名訓示派下，並安排道中走向。

4. 訂正《願懺》的部份內容

《願懺》是先天道中的重要經典，至少在十祖吳子祥時代，即已存在。不過，其內容都未見披露。我們只能根據當代先天道徒口述或文獻了解內容。林萬傳《先天大道系統研究》中披露其文：

1. ○眾生○○○上靠定瑤池金母，信受太虛空，我在住世天地老爺法語。

2. ○○○若有二心，隻眼落地，身化膿血，天譴雷誅……¹⁸

文中的第二部份，與《禮本》所載相同，而前一段記載，則有問題，《雲城寶錄》即云：

哈哈，你們連《願懺》都讀白了，你們曉得解麼，是上靠定無生老母，這是眾生己未成，均要以無生作靠，方有歸根。至於眾生之性，從何得來，所以接言：性受太虛空，現在住世天地老爺，發與眾生。既得老爺，發與天性，若無嚴令發願，必定得緣、失緣，所以接言眾生若有二心云云……是以接言眾生都是紅塵世事云云……願懺即老母親身下世，不能多添一字，不能減少一字，這是先天定就，如今仍照老爺稱呼。你等知得老爺兩字解麼，老即老母，爺即天尊也……¹⁹

由此可知，現今先天道徒唸誦的《願懺》的內容有誤，而這正是《雲城寶錄》的另一價值所在。

1. 王見川《台灣的齋教與鸞堂》頁104，台北南天書局，1996年6月。王見川、李世偉《台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頁28，台北博揚文化公司，2000年11月。
2. 筆者於2007年9月至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訪問一個月，其間參加中心主辦的「先天道歷史與現況研討會」，並發表論文。會議期間看過游子安教授宣讀的〈先天道的源流與發展〉中提及《雲城寶錄》（頁14）。經詢問游教授，他收藏只有卷一，是1931年漢口萬全堂刊本。感謝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的邀請，以及蘇慶華教授的相伴，讓我度過愉快的訪問日子。
3. 《雲城寶錄》卷一楊道增序。《雲城寶錄》將收入王見川、范純武等編《近代中國民間宗教經卷文獻》中。
4. 民國丙子年春月（1936）鐫刻《祖派源流》頁60-61，岡山萬全國術館複印，1985年。
5. 這證明清檔案記載先天道的教階：添恩、證恩、保恩、引恩、頂航有所謂的「添恩」是「天恩」之誤。
6. 《雲城寶錄》卷四，頁4-5：「……依法，胡生要許克煌二字……依微，你是十地，在外行持……你去時，吾同四相，公請玉帝勒令六丁六甲十人、雷部十人同你前往，開關川陝肅……」
7.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頁1129-1136，莊吉發〈清代青蓮教的發展〉頁198-208。《川匪奏稟》陝西巡撫李星沅、三月十九日〈奏為現獲傳習邪教匪徒、續經審有端倪、並隔省要犯請旨密飭分別查拏、仰祈聖鑒事〉（頁12）。
8. 《川匪奏稟》湖廣總督裕泰〈奏為續獲習教從犯並究出夥黨潛匿處所，分別飛咨緝拏、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頁35-36）。
9. 《川匪奏稟》湖廣總督裕泰〈奏為續獲習教從犯並究出夥黨潛匿處所，分別飛咨緝拏、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頁34）。陝甘總督富呢揚阿〈奏為省會地方訪獲習教傳徒匪犯、訊明大概供情並飛咨各省查拿首要各犯緣由、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頁16）。
10.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第十八章〈一貫道的源流與變遷〉頁1127-1138，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淺井紀《明清時代民間宗教結的研究》頁403-423，東京研文出版，1990年9月。莊吉發〈清代青蓮教的發展〉頁195-205，收入氏著《清史論集》（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年。
11. 武內房司〈清末宗教結社と民眾運動：青蓮教劉儀順派を中心に〉頁113，神奈川大學中國語學科編《中國民眾史への視座：新シノロジー・歴史篇》，東京株式會社東方書店，1998年3月。感謝武內教授惠贈大文。
12. 莊吉發〈清代青蓮教的發展〉頁203。
13. 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頁1129。
14. 民國丙子年《祖派源流》頁39-40。
15. 《雲城寶錄》卷四，頁7。
16. 《雲城寶錄》卷四，頁6。
17. 《雲城寶錄》卷三，頁2。
18. 林萬傳《先天大道系統研究》第一部份，頁101，台南龍巨書局，1986年4月訂正二版。
19. 《雲城寶錄》卷三，頁26。道光初年陳販所傳的《上靠定經文》、《眾生啟上懺悔經文》（《中國民間宗教史》頁1123）可能即是《願懺》。

「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品目錄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香港道教聯合會於2008年2月23日至5月11日期間，假座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西翼，聯合舉辦「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共展出近百件與道教文化相關的展品，年代跨越西漢至現代，以下按金石、書法及拓本、陶瓷、繪畫、木雕、經籍科本分類，列明該展品在圖錄書中頁碼，以便檢索。

金石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I: 01	西王母肖形綠松石印	西漢	44-45
I: 02	「黃神之印章天嚴之印天帝封」銅印	東漢	46-47
I: 03	尚方四神規矩紋銅鏡	東漢	48-49
I: 04	王氏神人畫像銅鏡	東漢	50-51
I: 05	四靈金飾片	漢	52-53
I: 06	八仙壽星人物金飾片	清	54-55
I: 07	鉛人二件	東漢 / 晉	56-57
I: 08	乘龍昇仙圖石雕	北魏	58-59
I: 09	真武銅像	明嘉靖	60-61
I: 10	「北極驅邪院印」銅印	明	62-63

書法及拓本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II: 01	嘉祥武氏墓群「孔子見老子」畫像石拓本	漢	66-67
II: 02	西王母畫像石拓片	漢	68-69
II: 03	東漢《西嶽華山廟碑》宋拓本	東漢延熹八年	70-71
II: 04	「序寧」木簡四枚	東漢建初四年	72-73
II: 05	「松人」解除木牘	東漢建興廿八年	74-75
II: 06	王羲之(303-361)御府領字從山本《蘭亭序》宋拓本	東晉永和九年	76-77
II: 07	王羲之(303-361)穎上本《黃庭經》明拓本	東晉	78-79
II: 08	陶弘景(546-536)梁《瘞鶴銘》清拓本	(南朝)梁	80-81
II: 09	唐玄宗南嶽投龍簡清末拓本	唐開元廿六年	82-83
II: 10	顏真卿(709-785)《大字麻姑仙壇記》宋拓本	唐大曆六年	84-85
II: 11	顏真卿(709-785)、(傳)錢選(13世紀至14世紀初)《小楷麻姑仙壇記》拓本及圖卷	唐、元	86-87
II: 12	倪瓚(1306-1374)《行楷詩札卷》	元	88-89
II: 13	張雨(1277-1348)、楊維禎(1296-1370)《行草詩卷》	元至正二年 元	90-91

陶瓷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III: 01	灰陶博山爐	漢	94-95
III: 02	朱砂符籙文字灰陶罐	東漢中平五年	96-97
III: 03	青釉堆塑人物禽鳥穀倉罐	三國吳 / 西晉初	98-99
III: 04	釉陶持供物立俑一組三件	西晉	100-101
III: 05	龍虎磚二方	宋	102-103
III: 06	淺青釉貼花龍虎紋魂瓶蓋二個	宋	104-105
III: 07	青白釉貼花龍虎紋魂瓶一對	南宋	106-107
III: 08	青花歲寒三友八卦圖小盤	明嘉靖	108-109
III: 09	青花八卦紋罐	明嘉靖	110-111
III: 10	青花八卦紋圓爐	明萬曆	112-113
III: 11	青花八仙紋大瓷罐	明嘉靖	114-115
III: 12	五彩八仙紋罐	清順治	116-117
III: 13	鈞藍釉白玉蟾坐像	民國	118-119
III: 14	彩釉李鐵拐坐像	民國	120-121
III: 15	劉海戲蟾	民國	122-123
III: 16	持扇鍾離坐像	民國	124-125
III: 17	呂祖像	現代	126-127
III: 18	李鐵拐像	現代	128-129

繪畫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IV: 01	元始天尊像軸	清	132-133
IV: 02	靈寶天尊像軸	明代晚期	134-135
IV: 03	道德天尊像軸	明代晚期	136-137
IV: 04	斗姆元君像軸	清	138-139
IV: 05	元君像軸*	清	140-141
IV: 06	雷聲普化天尊及諸天將像軸*	清	142-143
IV: 07	雷部天將像軸	清	144-145
IV: 08	東八天帝像軸	清	146-147
IV: 09	西八天帝像軸	清代早期	148-149
IV: 10	東八神將像軸*	清代早期	150-151
IV: 11	西八神將像軸	清代早期	152-153
IV: 12	至聖司命像軸	明	154-155
IV: 13	八大元帥像軸(之一)	清	156-157
IV: 14	八大元帥像軸(之二)	清	158-159
IV: 15	赤心靈官像軸	清	160-161
IV: 16	馬元帥像軸	清	162-163



淺青釉貼花龍虎紋魂瓶蓋二個(III: 06)



「北極驅邪院印」(I: 10)

繪畫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V : 17	張大帝與諸神像軸	清	164-165
V : 18	道教仙真大軸	清代後期	166-167
V : 19	城隍土地判官圖軸	明	168-169
V : 20	長春真人道行像軸	清	170-171
V : 21	梁球 白玉蟾像軸	清代晚期	172-173
V : 22	梁球 黃野人像軸	清代晚期	174-175
V : 23	鎮陵老鍊師(杜陽棟)像軸	清代早期	176-177
V : 24	藍采彰 李明璉鍊師像軸	清代晚期	178-179
V : 25	何至旺大鍊師尊像軸	清代晚期	180-181
V : 26	盧至楠像軸	清代晚期	182-183
V : 27	盧至楠晚年像軸	民初	184-185
V : 28	金液還丹圖卷	清	186-187
V : 29	道佛水陸畫像軸	明	188-189
V : 30	沈顥 (1586-1661?) 仿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卷	清順治十五年	190-191

木雕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V : 01	木雕真武坐像	晚明	194-195
V : 02	金漆木雕油燈供屏一對	清代後期	196-197
V : 03	金漆木雕法寶供屏	清代後期	198-199
V : 04	金漆木雕虛皇供屏	清代後期	200-201

經籍科本

編號	展品	年代	圖錄頁碼
VI : 01	劉惟永編集《道德真經集義》	明正統十年	204-205
VI : 02	《元始天尊說 梓潼帝君應驗經、本願經》	明萬曆四十三年	206-207
VI : 03	蘇轍撰《道德經注》	明代晚期	208-209
VI : 04	焦竑撰《老子翼》	明萬曆十六年	210-211
VI : 05	王世貞撰《有象列仙全傳》	日本十七世紀	212-213
VI : 06	婁近垣撰《梵音斗科》	清雍正	214-215
VI : 07	葛洪撰《抱朴子》	清康熙	216-217
VI : 08	張君寶撰、李西月 重編《三丰全集》	清代晚期	218-219
VI : 09	劉體恕輯《呂祖全書》	清道光三十年	220-221
VI : 10	張伯端撰《張紫陽外集》、 邱處機述《邱長春語錄》 合冊	清同治元年	222-223
VI : 11	楊文會撰《四經發隱》	清光緒三十年	224-225

*此作品不在是次展覽中陳列



金液還丹圖卷 (V : 28)

《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圖錄出版

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香港道教聯合會為配合此次《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而共同籌劃之同名圖錄；收錄與道教文化相關的展品近百項，分別精選自北京白雲觀、廣東省博物館、佛山市博物館（祖廟）、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系統、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香港私人收藏，年代跨越漢晉至民國。

展品類別包括神仙畫像、金石陶瓷、銅器木雕、書法拓本以及經籍科本等藝術形式；既有書齋文人借以表達道教情操的書畫作品，又有民間宗教生活中的道教神像，還有表現道教宗教關懷的喪葬用品和道場法器。

本圖錄由游子安、游學華編輯。精裝印刷，共234頁，所有展品均附彩色圖版及詳細著錄。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及福州大學國際漢學研究院院長施舟人教授特撰專文，為展品的欣賞、研究提供導讀。本書並附東漢至清代中國道教史簡表、中國道教名山地圖、徵引及參考書目等相關資料。

本圖錄於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本中心有售，每本定價港幣250元，展覽期間可以優惠價港幣200元購買；郵寄訂購見所附訂購表格。



「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開幕典禮



主禮嘉賓（從左至右）：梁德華道長、劉建樂先生、蕭洽龍先生、李信軍道長、袁炳棟先生、湯偉奇道長、齊曉飛先生、楊綱凱教授、饒宗頤教授、施舟人教授、李宏之道長、蘇芳淑教授、黃仲方先生、林業強教授、黎志添教授

由香港道教聯合會、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合辦之「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開幕典禮已於2008年2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展廳 I 舉行。

典禮由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楊綱凱教授主持，並邀得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齊曉飛先生、中國道教協會秘書長袁炳棟道長、香港中文大學偉倫榮譽講座教授饒宗頤教授、福州大學國際漢學研究院院長施舟人教授、香港道教聯合會主席湯偉奇先生及蓬瀛仙館理事長、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管理會委員李宏之道長聯袂擔任主禮嘉賓。

國家宗教局齊曉飛副局長於致辭時表示，道教對於建構和諧穩定社會有重大作用。他喜見是次道教文物展覽對宣傳中華文化起了積極意義，並加強中港兩地道教界的交流，對推動道教文化大有裨益。綜合各位嘉賓致辭，是次展覽從內地及本港蒐集近百件文物珍品，並輔以一系列的學術講座、導賞普及教育活動，相信可以引領公眾加深對道教歷史、文化、藝術乃至中國人宗教心靈世界的認識，實為香港道教文化普及與道化教育樹立楷模。

開幕典禮適值是上元節翌日，文物館典雅的庭園華燈高懸，為典禮的氣氛平添色彩。除邀得上述宗教界及文化界泰斗擔任主禮嘉賓外，當日並有逾二百位嘉賓蒞臨，場面熱鬧，誠為本港近年難得一見之道教盛事。各參觀者對展品之挑選與展場之佈置多予好評，咸稱一新耳目，值得各道教團體、學校等組團參觀欣賞。

「道與中國藝術」施舟人教授講座

為配合此次「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及香港道教聯合會合辦，福州大學國際漢學研究院協辦的題為「道與中國藝術」的學術講座已於2008年2月23日假香港藝術館演講廳舉行。是次講座特別邀請了享譽國際的施舟人教授 (Professor Kristofer Schipper) 主講，本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擔任是次講座的主持。

施舟人教授為福州大學國際漢學研究院院長、福州大學西觀藏書樓主任、荷蘭萊頓大學榮譽退職教授。施舟人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宗教歷史研究，以法文撰寫的《道體論》已被譯成英文、荷蘭文、義大利文、日文。其主撰《道藏通考》三卷本，已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另有學術著作十多種、論文八十多篇。

施舟人教授當日的講題為「道與中國藝術」。道教對中國藝術影響深遠，惟甚麼是道教藝術？施舟人教授指出，2000年在美國芝加哥展出的道教文物展把道教藝術定義為一種為道教服務的藝術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他認為道教藝術是為了提高個人修養，實現自我超越。他繼續解釋說：「道」體現於中國藝術，我們可以從大量的藝術作品中體會文人及道的結合，個人修養與宇宙大地之道互相契合的心靈境界。他列舉的例子之一便是今次展出的漢代博山香爐 (III: 01)，其與道教追求成仙的意念息息相關，其山巒層疊的造型俱有海上仙山的意境，是啟發文人山水畫的靈感泉源。

有聽眾希望知道「道家」與「道教」的分別。施舟人教授的意見是無論從學術、歷史及考證角度而言，兩者都是沒有分別的；黎志添教授亦補充說一般把「道家」視為哲學概念，「道教」視為宗教觀念，這也是一個勉強的分法，實在沒有必要對兩者作出區別。施舟人教授建議大家不要執著於這種區分。又有聽眾提問，很多中國古畫都是由宮庭畫師所作，這些宮庭畫師是否都持有道家精神？施舟人教授認為當時（特別是南宋以降），道家的精神在民間很是普遍，並非只有高深學問的人才懂得。

施舟人教授的學術講座使我們獲益良多。他為我們深入淺出地解說了道教與中國藝術的密切關係，加深了我們對作為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之文化認識，令我們更體會到道教歷史不只源遠流長，並且一直都是一個充滿生命力，被社會民眾普遍信仰的文化形態。

是次公開講座反應熱烈，香港藝術館演講廳座無虛席。最後由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李熾昌教授代表各主辦單位向施舟人教授致送紀念品。



「書齋與道場：道教藝術與歷史」

通識進修課程系列III



參加者專心聆聽講座



講座後參觀「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

為了配合「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本中心假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了「道教藝術與歷史」通識進修課程，旨在增加教師及社會公眾人士對相關課題的興趣和認識；第一次學習坊已於2008年3月1日舉行。

整個學習坊包括四個講座及「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導賞。講座1是黎志添教授主講的「道教文物與歷史」，提出從道教文物來認識道教的歷史、實踐和思想，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人的信仰世界。講座2是游子安教授主講的「道教神仙譜系的認識」，從中國特有的「僊」信仰及南朝陶弘景的《真靈位業圖》談起，指出道教神仙譜系的形成與完善是一個漸進發展的過程。講座3的「由修真到成仙：道教仙真的藝術表現」由尹翠琪博士主講，主要以《金液還丹圖卷》（IV：28）探討道教如何吸收和運用中國傳統的圖像和符號，以顯示道教內丹術的修仙方法，並討論仙真文物在藝術上的表現。講座4為張澤珣博士主講的「道教藝術中的儀式文化」，她以「乘龍昇仙圖石雕」（I：08）來討論道教的死後觀念。四個講座結束後，本中心特意安排近60位講座參加者參觀「書齋與道場：道教文物」展覽。

是次課程反應熱烈，本中心亦於2008年4月5日為社會公眾人士（道教團體優先）舉辦第二次學習坊。

公開學術講座：王常月傳戒新考

2008年1月9日，道教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了於2007年10月至2008年1月到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交流的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尹志華博士主講公開學術講座：「王常月傳戒新考」。本系哲學博士候選人李家駿先生任回應嘉賓，本中心副主任游子安教授擔任主持。

尹志華博士在是次講座中重新思考一被視為道教常識——王常月於順治十三年（1656）開始於北京白雲觀進行多次開壇傳戒提出了該說法的眾多疑點：在順治至嘉慶以前的官方文獻、教內資料中根本沒提及被後世視為全真中興現象之王常月在北京的傳戒活動；而現存記述王常月傳戒具體內容的教內資料《初真戒律》、《龍門心法》、《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以上三書收入蔣元庭的《重刊道藏輯要》）、《碧苑壇經》（收入閔一得的《古書隱樓藏書》）等，卻是出於已離王常月傳戒活動時間甚遠的嘉慶年間，並且有關記載本身亦多出現歧異、富神奇色彩的內容，難以用此反映王常月傳戒的情況。另一方面，尹博士亦整理王常月在江浙一帶傳戒的記述；並嘗試追考王常月傳戒的內容、羽化的時間。

李家駿先生回應提出臨濟宗玉琳禪師（於順治十五年（1658）被召入京，獲封「大覺禪師」，並傳授菩薩戒，後退居江浙），與後來道教文獻中王常月的活動情況頗為相似。另亦指出《初真戒律》、《龍門心法》、《三壇圓滿天仙大戒略說》、《碧苑壇經》出於乩壇的可能性，認為這或許是「蔣元庭、閔一得所代表的兩個信仰群體，透過扶鸞道書所演有關王常月的記述，藉以串連全真龍門的道統，以求確立或承接、或尊崇龍門派的天仙派和雲巢派在道派之間的認受性。」

綜觀整個講座，尹志華博士及與會者同樣認為現存王常月傳戒記述真偽難辨，有關王常月傳戒活動的地點、時間、內容有待掌握更多資料，以作探討。



道教文化與中國宗教書展



2008年1月7日至11日，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新思維書店與蓬瀛仙館道教文化中心，為了推廣道教學術文化，共同於香港中文大學范克廉樓外的文化廣場舉辦了「道教文化與中國宗教書展」。

是次書展以道教文化及中國宗教為主題，展出了道教文化的不同面向、形式：包括百多項道教書籍、畫冊、音樂光碟，並有相關中國哲學、中國宗教的學術圖書；同時亦展出了六十多張有關香港道堂科儀的珍貴照片，及播放道教音樂。

《當代道教弘揚路向的探索

——第二屆道教文化與管理暑期研修班道士學員論文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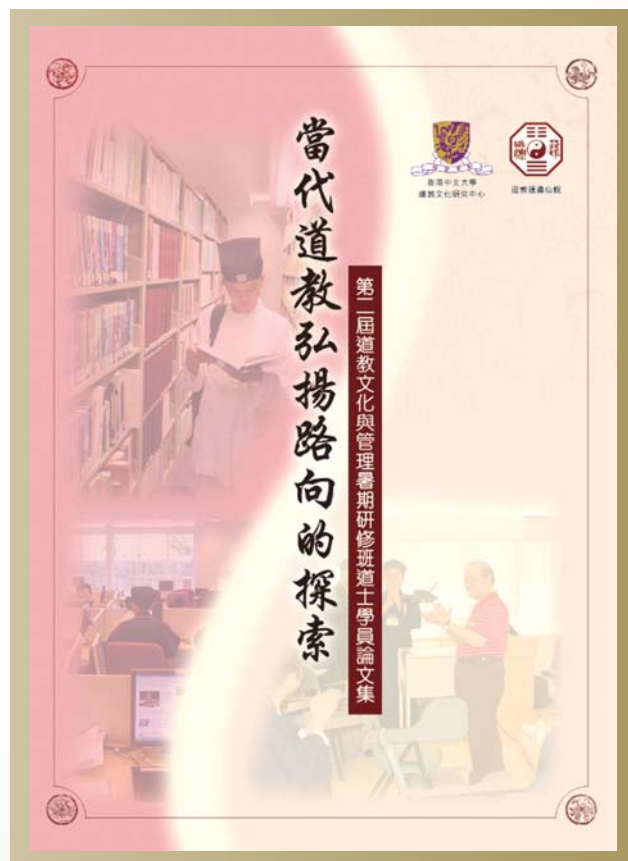
19名來自全國各省市的中國道教學院師生及道內精英於2007年7月9日至7月29日前來香港，參與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和道教蓬瀛仙館合辦的第二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班」。研修班旨在按現代社會發展所需，通過大學課堂講授及宮觀實踐經驗之考察，拓展學員有關現代管理學、傳意技巧、文物管理、宗教學理論、當代中外道教研究及香港道教宮觀組織和管理等知識。

為了展示各道士學員在整個研修班的學習成果，本中心現將各學員的結業論文結集成書，名為《當代道教弘揚路向的探索——第二屆道教文化與管理暑期研修班道士學員論文集》，並於2008年3月出版。本論文集分為四部份：「宮觀現代管理模式的思考」、「探索弘道新路向」、「宣教方式的思考：傳意與溝通」、「道教教育與現代社會」，從不同面向探討道教如何適應現代的管理、宣教方式，並展現了來自中國各地的道長對當前道教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之反思。

本書為非賣品，有意索閱的人士請於本中心網頁下載索取表格，填妥後寄回本中心。



第二屆道教文化與管理暑期研修班結業禮後全體嘉賓與學員合照



Exhibition Catalogue: *The Studio and the Altar: Daoist Art in China*

A fully illustrated catalogue has been compiled to complement the exhibition, "The Studio and the Altar: Daoist Art in China", which wa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Daoist Culture and the Art Museum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the Hong Kong Taoist Association.

The catalogue features almost a hundred Daoist art items, all of which are accompanied by full-color illustrations and detailed descriptio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catalogue represents a significant reference work on Daoist art with the inclusion of two scholarly research articles contributed by Professor Lai Chi Tim,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Daoist Culture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Professor Kristofer Schipper,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Fuzhou University, as well as cited references and selected bibliography.

The exhibition catalogue comes in hardcover with 234 pages, priced at HK\$250 - per copy and is available at both the Art Museum and the Centre for the Studies of Daoist Cultur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 special price of HK\$200 - per copy is offered during the exhibition period (February 23 - May 11, 2008). Mail order is also available (see the attached mail order form).

Public Lecture: "Dao(ism) and Chinese Art"

A public lecture on "Dao(ism) and Chinese Art" given by Professor Kristofer Schipper,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Sinological Institute of Fuzhou University, a key event that came with the exhibition "The Studio and the Altar: Daoist Art in China", was held on February 23, 2008 at the Lecture Hall of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Art.

According to Professor Schipper, among other forms of religious art, Daoist art was the least understood. He said the definition, proposed by the Daoist Art Exhibition held in Chicago in 2000, that Daoist art worked in the service of Daoism was far from satisfactory. He said the vitality of Daoist art lay in its arena for self-cultivation. He remarked that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i and the Dao in the form of self cultivation that was required in many Chinese art forms could well be observed. One of the examples he brought up was the Boshan incense burner (exhibit III:01), which represented the sacred mountains inhabited by immortals, worked not only as a visual aid for the practitioner's contemplation, but it also had a significant bearing on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In answering one of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audience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Daojiao" and "Daojia", Professor Schipper said the differentiation was tainted by prejudice and had no taxonomic value. Professor Lai Chi Tim, facilitator of the lecture, added that the assumption of jiao as "religion" and jia, "philosophy" was arbitrary. Professor Schipper said that Daoism itself never made such distinction and that we might as well respect it as such.

The lecture was very well received with a full attendance. Professor Archie Lee, Dean of the Faculty of Art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ented a souvenir to Professor Schipper at the end of the event.



The Boshan Incense Burner (III:01)

Publication of *Collected Essays on Modern Development of Daoism*

A collection of essays exploring modern development of Daoism was published in March this year. The publication was a result of the 2nd Summer Intensive Program in "Daoist Culture and Management" with essays contributed by the students of the program who were all Daoist priests from Mainland China.

To reflect on and to take up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oday's rapid social changes, the essays focus on four main areas namely: "Modern Management for Daoist Temples", "Perspectives on the Evangelization of Daoism", "Models of Communication in Evangelism", and "Daoist Education and Modern Society".

The book is not for sale.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may request for a copy of the book by downloading a requisition form from our website.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許讓成樓405室 電話：(852) 31634464
電郵：daoist@cuhk.edu.hk

傳真：(852) 31634463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添、游子安
編輯助理：梁斯韻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 不得轉載

